

Cheng Bian Xiang Yuan

杨云高 著

城边乡缘

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辛劳和痛苦
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与无力

重庆出版社
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
630015

城边乡缘

杨云高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城边乡缘 / 杨云高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003-4

I. ①城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96578 号

书 名 城边乡缘

著 者 杨云高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

特约编辑 聂 斌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.75

字 数 365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003-4

定 价 42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上部

跳槽;巨流裹挟	001
---------------	-----

21 世纪真是从 2000 年开始的吗? 叶砣荣始终抱持异议。他固执地认为,是从 2001 年开始的。他的理由如下:纪年总应从第一年开始,没有第零年的说法。

这个逻辑别人不一定认同,但在他的女同事江洁那里得到了支持。江洁挺他,或许是因为欣赏他。但叶砣荣并不在乎江洁的在乎。

不管如何,至少,叶砣荣的 21 世纪是从 2001 年开始的。或许很多年后,叶砣荣回忆起 2001 年他决意离开家乡,开始外出打工的生涯,让他的人生有了急剧的转折。叶砣荣也可能因此生疑:自己的固执已见与自身经历有关。

下部

房事;进退迷茫 193

半年后,甘秀美在县城生下了女儿叶知秋。她留在了老家,哺养孩子。叶砣荣回到上海后,又跳了一次槽。新东家是个互联网公司,他在广告部,负责维护 IT 客户。石万军也想换个环境,正犹豫着是否自己创业。孟晚莹的同学为她在北京物色了单位,但她想去福州,据说对方看中她在大公司的经验。花剑呢,则收缩了西北的业务,转战到了南京,还买了房。

叶砣荣的上司,是个未婚的老女人,有着马脸一般的高贵表情。他有个重要客户,是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,也是个三十多岁的未婚女人。两个女人脾气乖戾,穿着新奇,有时让叶砣荣抓狂。有次加班后,马脸上司让叶砣荣约请女总监宵夜,结果三人在酒吧又喝又跳,发泄到下半夜。对这种灯红酒绿的生活,叶砣荣已没了过去的兴奋。

尾声 389

跋:父辈的痛连着我们的痛 399

上 部

跳槽；巨流裹挟

21 世纪真是从 2000 年开始的吗？叶屹荣始终抱持异议。他固执地认为，是从 2001 年开始的。他的理由如下：纪年总应从第一年开始，没有第零年的说法。

这个逻辑别人不一定认同，但在他的女同事江洁那里得到了支持。江洁挺他，或许是因为欣赏他。但叶屹荣并不在乎江洁的在乎。

不管如何，至少，叶屹荣的 21 世纪是从 2001 年开始的。或许很多年后，叶屹荣回忆起 2001 年他决意离开家乡，开始外出打工的生涯，让他的人生有了急剧的转折。叶屹荣也可能因此生疑：自己的固执己见与自身经历有关。

这理还是说不通：因为先验性的观点在前，人生转折的经历在后呀。同样，江洁也不能预料到，2001 年叶屹荣离她而去后，她咫尺的欣赏变成遥远的爱恨。

如果将记忆的时间段拉长，叶屹荣还会发现，十年之前，也就是 1991 年，他因求学而离开生他养他的乡村。那是他人生轨道的第一次转弯。也就在这十年里，国家前一脚迈入了市场，后一脚加入了 WTO。这两步的时间节点，竟与他这个小人物如此巧合。人生中的动荡与嗟叹，是否与此有关，叶屹荣没有多想，也想不到。不过他清晰地记得，2001 年 2 月的一个星期天，他

因在外地应聘面试，错过了所在工厂的一个会议。这个会议，会议通知里说是“重要会议”。

这次会议不仅重要，还很突然。如果知道下午要开会，叶屹荣就不会赶一大早的长途汽车。他赶到人头攒动的人才市场没多久，腰间的BP机就响了。取出一看，信息是厂里发来的：“今天下午两点召开重要会议，要求全厂中层以上干部参加，不得缺席！”

偌大市场里，人才推着人才走。求职过程从来就不顺心，添了这条短信，叶屹荣内心更窝火。他删了信息，顺嘴骂了句脏话，就听到旁边有人抱怨道：“是别人挤我的！”他没好气，又回道：“我又不是骂你！”

继续挪动脚步时，决定也做出了：不立即折返县城，而是继续求职。按他以往的经验，主任去参会，回来在车间传达一下就行了。副主任都可以缺席的，他这个小小的主任助理去不去，更无所谓了。

但叶屹荣确实错过了一个重要会议。县第一机械厂内部已如山雨欲来风满楼。

下午一点半左右，厂办的江洁挨着跑遍每个车间，通知车间主任们到大会议室开会。江洁来到第一车间时，正、副主任都在坐等，正聊着什么。看见江洁进来，他俩立即停止了话题。

“上午发的会议通知都收到了吧。厂领导让我再跑一趟，通知到每个人。”江洁面色红润，微喘着气。她环视了一下车间办公室，问：“叶主任呢？他没来？”

“我们也在等叶屹荣。他不会直接去大会议室吧？”车间主任胡道仁开口答道，唇上的八字胡须跟着抖动。

“没看到他啊。”江洁应道，“他该配个手机了，否则真不方便。”

“是的啊。我们都说过他多少次了。”副主任在旁边插了一句，“我们刚又给他发了一次信息。”

“真是的！”江洁撩了下头发。她也不知怎么办才好，只好愣愣地看着那个空位，好像叶屹荣还坐在那，棱角分明的脸漾着一丝笑容。只可惜，是另外

两张脸堆着笑，正盯着她。

“叶屹荣不来，我们会按规定处罚他。”胡道仁脸上仍堆着笑，又问，“江主任，这次会议很重要，到底是什么精神啊？”

“哎哟，胡主任，你别乱喊，我们主任还没退休呢。我才到办公室不久，你这样乱喊，我们主任听了会怎么想？”江洁笑了下，暗中打了个回合。她接道：“到底开什么会议，我真的不清楚哟。你们准时到。马上要来呀，我还要去通知其他人。”江洁说完，转身快速走了。胡道仁盯着她丰满的屁股扭出了门，朝副主任挤了挤眼睛，笑了笑。

“听说她可能要当厂办副主任。”副主任说。他其实是向胡道仁求证。

“听说是的。”胡道仁也没肯定地答道，“人家到办公室也有一年了吧。”

因为都是知根知底的厂里人，两人没再深入这个话题。二人都不敢乱谈论，因为谁都担心自己的话，会很快传到被议论人的耳朵里，引起不必要的是非。

江洁的父亲是厂里的老师傅，现在退休在家。江洁在县城上的职校，毕业后享受老职工子女待遇，在机械厂顺利成了正式工。江洁父亲曾带过一个徒弟，叫涂瑞伟。涂瑞伟很能干，后来成了第一机械厂厂长。在他治下，一机厂迅速扩充规模，年产值超过八千万元，利税一千多万元，成为全县的利税大户。涂瑞伟商而优则仕，现任县经委主任。一机厂的主管单位就是经委。

再说江洁，作为老职工子女，即使没有文凭，也算八旗子弟。她长得还算漂亮，有点凤眼，喜欢穿高跟鞋，平时双腿总是紧夹着，走路时裤子磨擦有声；有时涂抹过度，反而抵消了她原有的姿色。她却不知，还以为锦上添花。或许与凤眼有关，偶尔会挤弄一下眉眼，让她的眼神带了点轻佻。可她自己没有意识到。她比叶屹荣早一年进厂，在调入厂办前一直是产品统计员。统计员这活并不重，无需白天黑夜地三班倒。这都得益于她父亲的荫庇。

一机厂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，内部人员等级森严。像叶屹荣这种学校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，是国家干部性质，当然是正式工。正式工是铁饭碗，如果不犯大的错误，连厂长也很难撵人。除了正式工，工厂还有合同工、临时

工。干同样的活，合同工的月工资比正式工要少。临时工的境况更差：工资更少，活更苦更累。他们不签劳动合同，车间主任就能决定去留。有个与叶屹荣同村的人，是同厂的临时工。他碰到叶屹荣就会酸酸地说，“你们正式工又要发大米了吧？”

在统计员岗位上，江洁常与叶屹荣接触。她向他索要生产数据。第一次见到叶屹荣时，江洁觉得他与其他工人不一样。不同在哪里，她又说不清。区别或许就是，他像个学生，其他人都像老油条。那时叶屹荣更瘦，皮肤显黑，眉毛直，头发硬，衬得脸庞硬朗。江洁是正式工，叶屹荣也是正式工；不同的是，江洁是城里人，叶屹荣来自农村。但江洁遇到叶屹荣，心里还是矮了几分。她觉得叶屹荣是国家干部，比她硬。她是沾了她爸的光。

她确实是沾了老子的光。就在刚刚过去的春节，她去了涂瑞伟家，给领导的领导的领导拜年，而叶屹荣却很难迈进那个门。

一机厂并不在县城主城区，而在城郊结合部，被很多蔬菜大棚包围着。涂瑞伟家离一机厂不远，是个独栋小楼，关了个院子。周边也有小楼，为数不多，是有钱人或有权人的。与这些零星的小楼相混的，是当地菜农的砖瓦平房。他们的区别除了房屋高矮，还在于楼房周围种了树和花，而平房周围种的全是菜。

按了门铃，江洁进了院门。涂主任热情的高声已起：“小江来啦！中午留下吃饭。”

“来给涂主任拜年！”江洁低顺着凤眼说。她看到院子里除了花草外，还堆积着不少农产品。真是个丰盛的春节。

待她放下东西，涂瑞伟高兴地说：“来了就来了，干吗还拎礼品嘛？回去要带回去，一定要带回去！我都没机会去给我师傅拜年哪。”音调略显夸张，却让江洁紧张的心放松下来。她四周张望了一下，便听到涂瑞伟善解人意地说：“你去一下也行。她在楼上。”

江洁咚咚地上了楼，去给主任老婆拜年。那女人正枯坐在椅子上，双脚晒在冬天的阳光下，皮肤松弛的脸在阴影里，眼睛半睁半闭。面对江洁的

问安，她没有热情的回应，像人定了出不来，又像在回忆是否认识眼前的女孩。

江洁不敢接她的眼神。那眼神让她后背起一层阴凉。江洁也不是今天第一次见过她。她听说涂瑞伟老婆得了一种怪病，跑了好多医院，也没查出啥毛病。有人说她中了邪气，也有人说她入了邪教，转什么法轮。在一段迷迷糊糊的状态后，她说梦到一个仙姑带她去了深山，还给她服了一粒仙丹，魂魄归主，病就好了。后来她迷上了气功，有时一坐半天，不知是犯迷糊，还是在练功。

江洁陪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又僵立片刻，她蹑手蹑脚地后退，飞似的逃下了楼。她惧怕这种半阴半阳的状态。即使下面有恶虎，她也要回到凡间。而回到涂瑞伟面前，江洁又找不出合适话题。她等涂瑞伟发话，可他没打算继续说话。他陷在沙发里看电视，余光不断瞟过来。

江洁有些坐立不安。她主动给涂瑞伟续了茶水。这让涂瑞伟像又想起了她，招呼她看电视。“那边有瓜子，有水果还有糖，自己拿了吃，别客气啊，哈……”

两个人就看电视。涂瑞伟要把遥控器给她，江洁忙摆手。涂瑞伟笑眯眯地、间断式地问她爸的情况，右手随意地调台，偶尔哈哈笑几声，既是对电视内容的反应，也是对江洁的招呼。江洁后悔留下来吃饭。她期待再有人来拜年。

正这样想着，救星真地来了，却是一机厂常务副厂长倪正宏。江洁很吃惊，她正想闪身躲避，已被倪正宏看到。倪正宏也有点吃惊。但他老辣得多，脸上瞬间放出笑容，大声说：“小江也在呀！”

江洁忙答：“倪厂长，新年好！”

“你也新年好。你爸在家吗？身体可好呀？”倪正宏走上前来，没跟涂瑞伟搭话，手里掏出香烟。

“在家的。他就是烟抽多了，有点咳嗽。”江洁说，身体不断往后退。她在倪正宏面前，要比在涂瑞伟面前被动得多。

涂瑞伟接道：“我这个师傅，当年对我真是不错！那时我还年轻，他手把手教我技术，毫无保留。他就爱抽个烟。我们怎么感谢他呢，就买烟给他抽。哈哈！”

倪正宏跟着笑起来，笑声细而快速，缺了点男人气。这与他的外表不太搭。倪正宏不到45岁，戴着眼镜，身材修长，显得儒雅干练。

涂瑞伟又说：“小江啊，你先看看电视，中午你陪倪厂长吃饭，敬倪厂长几杯酒。”说完，拍了拍倪正宏的肩膀。两人进了另一间房，谈事。

江洁没看电视，而是进了厨房，帮着阿姨打下手。她心里琢磨着一些事。涂瑞伟升经委主任后，副厂长黄栋梁就接了厂长位子。听她爸爸说，黄栋梁与涂瑞伟貌合神离。一机厂走下坡路，黄栋梁要负主要责任，搞不好还要下台，让倪正宏顶上，而倪正宏正是涂瑞伟信得过的人。

下午的会，胡道仁提前到了会场。叶屹荣想得没错，过去厂里开中层干部会，中层正职到场就行了。但这次会议不同往常，时间选在了周日下午，还要求副职到场，像个扩大会议。会场气氛也不同往常，紧张，压抑。

胡道仁选后排的角落，坐了。他朝边上的女人点点头，笑了笑。这女人烫着卷发，蘑菇云般堆在头顶。她是生产科的老同事，也是消息灵通人士。一般而言，单位里的女人获取消息的能力，都比男人强。她们织网的技能，不亚于她们织毛衣的技能。网际传播的消息虽不精准，也不是空穴来风。这种人，国事天下事或许一无所知，隐私秘闻轶事却无所不知。她们长期泡在这种环境里，泡得满腹经纶。而生产科的这个女人，偏偏心机不深，有什么话捂不住。她几次大大咧咧对胡道仁说：“我快内退了，还抖乎谁呀？”

看见胡道仁打招呼，蘑菇云挪了下位置，坐近了。一身防护霜的香味，暖烘烘的。没等胡道仁开口，她压低声音说：“你知道今天开什么会？”

“我哪里知道开什么会。”胡道仁等她的答案。

“别装聋作哑了。”她笑道。

“到底开什么会？”胡道仁凑近她，任浓郁的香味熏烤着他。

“真的假的？”她还是不信。在确认胡道仁不知情后，蘑菇云说：“明天工作组要开进我们厂了。要搞人了！”她显出按捺不住的兴奋。

胡道仁心里一咯噔。他看见江洁在前面，背对着他，扭着屁股，给台上的杯子倒水。他眼睛盯着，心里却想开了。之前就听说要查厂长，没想到这是真的。涂瑞伟当厂长时，迅速扩张了规模。涂瑞伟上调后，黄栋梁继续高歌猛进，一机厂成为全县的利税大户，达到了企业史上的巅峰。盛极而衰，这几年，一机厂的效益一路下滑，新世纪后一度濒临亏损，像一支快速融化的冰棒。工资和福利能拖则拖，能少则少，工人越来越不满。那帮老家伙没按时拿到退休工资，就跑到厂长办公室里拍桌子，指着黄栋梁的鼻子骂。有人把举报信写到了县里。于是有传言，说黄栋梁贪污，要被抓起来；还有传言，说黄栋梁要调到县经委，给涂瑞伟当副主任。

会场正交头接耳，厂长就来到了。嗡嗡声全面止住了。黄栋梁先落座，两边分别坐着常务副厂长倪正宏和党总支书记。会议在厂长的一声咳嗽中开始。黄栋梁咳了一声，扫了会场一遍，便启动肥唇。

“——今天的会很重要，是有关工作组明天巡视的事。有些人可能也听说了。”厂长又扫了一眼，扫到胡道仁时还瞬间停了一下。“由县纪委、经委、财政局、审计局、工行等多家单位组成的工作组，明天起蹲点我厂。这是我厂的大事。有些同志们以为不光彩，那你们理解错了！工作组蹲点的不只是我们厂，是县里抓国企改革的重要部署。同志们要端正态度，不要以为来调查我们，就是与我们为难。大家都是想把厂子办好嘛……”

黄厂长喝了一口水，接着说：“一机厂在我们手里，也曾经辉煌过嘛！但大家都明白，这几年全行业不景气。很多同行已撑不住，倒闭了。外面大环境不好，我们再努力，也很难有所起色，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嘛。当然了，我们当领导的，也不能推卸责任。只要我们一条心，就能渡过难关，渡过全行业的低谷期。我们的信心很大，我们的干劲很大，我们的希望很大！”

“但是，”黄栋梁敲敲桌子，怒火逐步上窜，“我们当领导的，要反思一些问题，比如不团结，不能拧成一股绳，意见不能统一，都觉得自己好，自己是正确

的。有的同志搞小动作，搞分裂，拉帮派，要搞倒对方。这怎么有利于工作？还有人写匿名信，讲一些无益于工作的话，讲一些阴暗的事。当着我面，为什么不提呀？我看这种人，本身就心理阴暗。”

黄厂长说这话凶狠。他不断敲着桌面，目光狼一般扫着全场。他的嘴角还溢出了白沫。会场更压抑了，连蘑菇云也低垂了一点。胡道仁被黄栋梁眼光一扫，心里发虚，觉得厂长怀疑他写了匿名信。会是什么人写呢？黄栋梁难道看到了吗？

正猜疑间，厂长的暴风雨更猛烈了：“工作组明天来，也确实让我们这些老脸难堪。我希望大家不要乱吹歪风。那不利于团结！况且，人家听你说的是阎王爷贴告示——鬼话连篇，我看也不会相信你那一面之辞。”

说到这句歇后语，黄栋梁竟在火气中笑出声来。这是他的绝活。他有两样绝活：喜怒无常，随时发火随时发笑，还能随口来句歇后语。最后他缓和了口气说：“我不可能干一辈子厂长，迟早要让给更有能力的同志。这些年来大家和我一起共事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也难免照顾不周全，让有些同志受委屈了。总之一句话，团结第一，不要内耗。”

叶屹荣在天黑前赶回了县城。他草草吃了晚饭，在宿舍躺了一会，然后就去车间。按排班计划，当天的小夜班，由他值守。他可以不去，继续呆在宿舍里，但他还是决定去车间逛逛，一来尽尽责任，二来与工人吹吹牛。

已是晚九点左右了，春寒料峭。叶屹荣挨着每台机器看了一遍。那些操作工看见他，都与他打招呼。一圈下来后，他来到一个四十多岁、同样蓄着八字须的男工那里，聊了起来。

这个八字须叫李平山，曾是叶屹荣入厂时的师傅。叶屹荣不会操作，他手把手地教。李平山性格温和，喜欢喝酒。他也来自农村，知道农民的苦，所以对叶屹荣格外好。现在徒弟混成了师傅的领导，以致于李平山常常显情：“指望小叶以后照顾我儿子呢。人家涂瑞伟不是江洁的后台嘛。”后来，胡道仁把叶屹荣又配给另一个叫朱善安的师傅。后娘要狠些，这个朱善安曾因叶

砣荣的“吊儿郎当”，揍过叶砣荣两次，两次都让他流了鼻血。

“老卵分子！上班不像个上班的样子，闲下来就弄个书看，装什么文化人？爱学习就别来当工人呀。”朱善安冲着胡道仁大声抱怨，当时叶砣荣正站在胡道仁面前。是叶砣荣拽着朱善安找车间领导评理，朱善安倒提高声音八度，像在训斥胡道仁：“我一看到他吊儿郎当的，就想打他个小瘪三。谁让你胡道仁把他配给我了？我不要了，你重新给我配人！”

胡道仁皮笑肉不笑：“活干不好，也不能打人呀。你把小叶打伤了，就要带他去看病。”

“看个屁！”朱善安吼道，“我打他？他还打我了呢。老卵分子！”

两次打架都不了了之。叶砣荣被打了第一次，吃了哑巴亏。第二次他还手进行了自卫，但他毕竟处于下风，再次吃了亏。胡道仁连批评朱善安的狠话都没说一句。叶砣荣总怀疑这是胡道仁授意的，至少是纵容的。或许是这个主任看他不顺眼，又臭又硬的，但又赶不走他，就找些苦头给他尝尝。这样一对比，叶砣荣还是觉得他首任师傅好，所以对李平山更有感情。

“李师傅，今晚当班？”叶砣荣这样问。他知道这是句废话。

“小夜班。”李平山回了一句废话，“过来坐坐。”

叶砣荣就坐下，掏了支香烟扔给他，自己也叼了一支，然后点火。过去当徒弟，他给李平山敬烟时，都要递到师傅手里。现在他可以随意扔给师傅，既表明他是领导，又显示两人不生疏。

“县里真要把黄栋梁搞掉？”李平山吐出一口烟，扭过脸来问叶砣荣。

“什么？！”叶砣荣一惊，立答，“没听说呀。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下午中层干部会，你没参加？”

“没有。我有点私事，没去开会。”叶砣荣浑身绷紧，“什么情况？”

“什么私事比开会还重要？”李平山没正面作答，又追问了一句。

“啊哈……约会。”叶砣荣故作保密状，又问，“到底什么事？”

“我也是听说的。”李平山说，“明天工作组进厂，要查黄栋梁，要查厂领导的经济情况。”

“查不查倪正宏？”叶砣荣问。

“我哪知道呀。应该查吧。他是常务副厂长，管供销科，数他最肥。很多人骂他是个阴险的太监大管家。”

“也是哦。厂长是县里任命的，县里每年给厂长考核，奖金也是县里给的，黄栋梁明的钱，还真不一定有倪正宏捞得多。”

“供销科多肥呀，哪个看了不眼红？”李平山深深吸了一口烟，“我们没日没夜地干一年，也挣不到一万块。倪正宏在外面吃吃喝喝、吹吹玩玩，一年起码二十万。应该把他好好查查。”

“那是前几年。这两年产品卖不动，他捞得不一定有这么多喽。”叶砣荣眯缝着眼，吃力地向车间外看着。风来尘扬，路灯那边，远远地走着一个女工。

“那也捞足了。别看黄栋梁是一把手，那是表面风光。我看还是倪正宏闷声发大财。难怪黄栋梁这两年干得没什么劲。黄栋梁拿多少，那是县里给他，但倪正宏拿多少，黄栋梁应当清清楚楚呀？”对这个问题，李平山纠缠不放，充满了研究的兴趣。

“师傅，那是巢小琳吧？”叶砣荣岔开了话题，指着那女工，问李平山。

“对，是她。她工龄比你还长吧，到现在还是合同工。”李平山提起巢小琳就鸣不平，“都是胡道仁这个屁棍作的孽，对人家不负责任，把人家害惨了。”

叶砣荣听说过巢小琳的事，但到底有多大真实性，他始终心存疑虑。巢小琳刚进厂时，在第一车间做临时工，月工资一百多元。她相貌姣好，有一种端庄的美。叶砣荣三班倒的那时期，经常看到她一个人安静而美丽地走着。车间盛传，胡道仁承诺给巢小琳转为合同工，然后在家里把她睡了。结果巢小琳一直没转正。可能受不了工人的眼神和言语，巢小琳离开了第一车间。第二车间收留了她，还给她转正为合同工。

“她应该找个男人，早点结婚。”叶砣荣说。

“嘿嘿——”李平山坏笑了几声，又被香烟呛得咳了几声，“厂里谁要她

啊？哪个敢要她啊？到外面找还差不多。你要不帮人一把，把人家娶过来？”

“别开玩笑！我不是告诉你下午和女朋友约会的嘛。”叶砣荣故作愤然，“都是你们这些烂嘴，把人家女孩的名声说坏了。”

李平山急辩：“她干的丑事，能怪别人说？要怪就怪胡道仁这个屁棍，柿子专捡软的捏。他那副欺软怕硬的德性，倒落得个屁快活，把人家小姑娘一辈子毁了。”他在腿上挠着痒，接着说：“江洁长得比她风骚，他胡道仁敢打她主意吗？”

叶砣荣不响。李平山接着说：“听说你的这个老相好要当厂办主任了？”

“玩笑别开过了！说完这个女的又说那个女的，你嘴上积点德好不好？”叶砣荣面露愠色，脸憋得有点红。“大树下面好乘凉，人家哪能看得上我？”

“是你看不上她吧。”李平山笑了，“我看你俩倒能配起来。她家里条件蛮好的，有房子，娶了她你就不用买房了。要学聪明一些，走走老丈人路线，能让你少奋斗多少年哪，哈哈哈！”

叶砣荣说：“行了，你省省吧！光顾吹牛，你也不去看看仪表？出了次品，不要怪我到时扣你的工资！”

李平山服从地立起身，往下扯了扯裤子。他从口袋里掏出烟，扔一支给叶砣荣，然后去查看机器。他还是蛮关心叶砣荣的，曾给他介绍过女朋友，一个乡村女教师。叶砣荣对那女老师也蛮喜欢，觉得她长得很干净、穿得很朴素，从来没涂过什么霜啊粉的。两人相处了一个月，越到后来，女老师越不愿出来赴约。叶砣荣感到她是在拒绝，索性也不约她了。为此李平山多次表示遗憾。他间接打听过女方的想法，获知她也不是明确拒绝；因为叶砣荣不约她，她还以为叶砣荣没意向。“女孩子抹不开面子，爱玩点小心思，男孩子就要学傻一点。”李平山常训导徒弟：追女人要缠，才能弄到手。

叶砣荣又朝灯那边看，巢小琳早已消失了身影。灯光黄黄的，每盏灯一团一团地照着自己脚下的地面。如果没有机器隆隆之响，在这春夜的寒冷里，它们站在那里很寂寞。在那灯光照不到的地方，也会有老鼠和人出没。当那时，一个工人推着铁斗车，在巢小琳消失的地方钻出来。叶砣荣盯了半